

贵州郎德上寨苗绣牛角龙形态的 调查研究

夏 燕

摘 要：本文以贵州郎德上寨苗绣中的牛角龙造型纹样为切入点，通过实地考察及对资料的整编，对牛角龙造型出现的历史渊源进行了考究，并从牛角龙内部多元化的形态构成及外部多元化的物类搭配两方面分析了该纹样的独特性。指出其在造型创作中敢于大胆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在浪漫主义想象下进行互变与夸张这两种独特的艺术手法。由此可见，苗绣牛角龙纹样不仅承载着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图腾文化和地域文化，也展现了苗人心目中的和谐景象，表现了苗人对生命的感悟和热爱。

关键词：郎德上寨；苗绣；牛角龙；形态

郎德上寨作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镇属下的一个自然寨，自元末明初建寨以来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寨子位于雷公山麓的丹江河畔，距黔东南州府凯里市约27公里，距雷山县城北约17公里。郎德上寨依青山、傍碧水，背南面北，四面群山环绕，南有报吉山，东有养干山，北有干育山，西有干容炸当山，人称“望丰河”的小溪呈S型从寨脚缓缓流过，将干育山隔于寨子对面。作为一个人口不足600人的苗寨，自1987年建成并对外开放以来，郎德上寨以其天然秀美的自然山水、独特的村落文化和寨容寨貌、底蕴深厚的民风民俗，成为全国第一座“民族民俗村寨博物馆”，引起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并成为贵州旅游文化接待的必经之地。

由于处在崇山峻岭、交通闭塞的偏远山区，郎德上寨基本处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半封闭状态。加之苗族是一个十分讲究衣饰的民族，很早以前就以刺绣来装饰服装，因此刺绣作为他们维持日常生活的一种生活技巧，刺绣的好坏在当地直接反映了女人的劳作能力。而经济文化的落后，使得郎德上寨苗族工艺装饰还多少保留着原始文化古朴、稚拙的特色，在现代文明充斥的今天，这种粗狂朴拙的艺术形式受到了更多人的追捧和喜爱。

郎德上寨苗绣的种类繁多，主要以装饰服饰中的头巾、帽子（童帽）、衣领、门襟、袖腰、衣肩、衣背、衣摆、披肩、裙身、裙边、飘带裙、围腰、胸兜、腰带、绑腿布、脚套、鞋等为主，以及一些饰物，如背牌、男子用的腰包、背婴孩用的背扇等。这些布贴、刺绣

不仅对服饰起到了装饰作用，还有逾越装饰功能的更重要作用，那是本民族的一个显著标志，体现着本民族强烈的自豪感和传承使命。

苗族衣饰上的刺绣图案，纹样千变万化，取材广及一切方面。飞禽、走兽、虫类、花鸟、植物乃至车轮印等皆可成为取材对象，甚至苗族民间神话中的人物形象也通过劳动妇女们的脑子概括集中凝练成精美的艺术品。例如，在苗族民间神话传说中，人类与动物同出生于一个祖先，由枫树变成的蝴蝶妈妈，生下了人祖姜央和雷公、龙、象、水牛、虎、蛇、蜈蚣等十二兄弟。这些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动植物造型，都是苗族刺绣中经常采用的造型形象。这些千变万化的图案是当地人民从古老的巫术礼仪和图腾崇拜中解放出来的，并作为装饰及实用的艺术而继续存在和发展的。

以龙为例，龙在现实生活中本来没有，它是幻想的神物，但是在苗族艺术中，它却是最常见的纹样。单纯的龙就有蛇身牛角龙、蛇身鹿角龙、狮身鹿角龙、虎身牛角龙等十余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的形态系列。这些形体无常、变化莫测的龙的形象，只是苗族妇女手中任意摆布的普通形象而已。有憨厚稳重任劳任怨的“牛角龙”、有吐丝作茧造福人类的“蚕龙”、还有活活泼泼慌张爬行的“蜈蚣龙”，因此，在苗民心目中，龙的形变了，意也变了，龙虽然张牙，却不舞爪，有的只是朴实浑厚的原始美。

对这些形态各异、丰富多彩的龙造型来说，以牛角龙最为独特，是苗龙区别于汉龙的代表。因此，在下面的调查研究中，笔者将以牛角龙这一造型为对象

展开研究。

一、牛角龙造型出现的历史渊源

苗族作为稻作民族最为钟爱兢兢业业为人耕田的水牛，然而，光耕田没有水也不行，龙往往被看成是水的化身，因此苗族同胞将龙与牛融为一体，使其既能耕田犁地又能呼风唤雨。这种牛龙合一的图案，寄托着苗族人民对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的美好愿望，是苗族“牛角龙”文化的主旋律。关于牛角龙造型的起源，无从考究。但是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和各种丰富生动的民间传说，初步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源于对祖先的崇拜

苗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文化背景传奇复杂的民族，它与上古的中华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代的史学、民俗学研究认为苗族与中国古华夏部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路史·后纪四·蚩尤传》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而蚩尤正是苗族为之崇拜的祖先。民间俗传祖先蚩尤逐鹿中原，沉于深渊变化成水牛龙，所以其在苗家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头似水牛，长着一对雄伟的犄角，身为蛇躯，满身花纹。因此，对牛角崇拜的痕迹在苗族服饰、建筑和日常生活中皆有反映。

（二）源于避邪的目的

在郎德上寨的民间传说中，水牛是大哥，老虎是小弟。然而，原先老虎并不佩服水牛，反要水牛尊称它为大哥。水牛不答应，双方决定12天后一斗高低决出昆仲。于是，老虎跑上山，天天以藤条缠身，自以为万无一失。而水牛则下塘滚澡，滚了一身泥又上坎晒太阳，如此滚晒晒反复12天，结了厚厚一层干泥巴。决斗时，老虎使劲撕咬水牛就是咬不进去，只咬落一层灰。而水牛把头一摆，就将老虎身上的藤条拨开了一道口子。自此以后，老虎不得不俯首称臣尊称水牛为大哥。因此，在郎德上寨苗族村民看来，最能避邪的不是老虎而是水牛。在此地区中处处有各种各样、造型独特的牛文化。

（三）源于神话故事

苗人崇牛有来历，苗族神话故事说，从前有个“鬼师”在经堂念经，稍不注意，经书不见了，便四处寻找，却发现经堂里面留有一行牛蹄印。顺着牛蹄印，人们找到一头正在嚼草的老牛，老牛见人后说：“经书被我吃了，但不要紧，你们立即杀了我，肉用来待客，皮用来绷鼓。经书就写在鼓点上，如果鸣鼓，也就等于诵经了。”人们照此办理，果然灵验。从此以后，苗家作祭祀都要杀牛、鸣鼓作法，让姑娘们头上顶着高高的牛角，并将牛角广泛绣在服饰上出席最隆重的喜庆集会。

无论郎德上寨的牛角龙造型起源于哪种传说，值得肯定的是这一造型并不是当地与生俱来的，而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培养，思维逐步完善，并从各种写实及抽象纹样中反复集中、凝练，并经过长久的传抄、

承袭和描绘，才逐渐形成的。苗族村民除了对水牛崇拜外，还对蝴蝶、葫芦、龙、铜鼓、东方等有诸多的崇拜习俗，这些动物、植物、器物及方位，常被郎德上寨苗族村民视为自己的祖先或者祖先的象征，也正是这种原始的图腾文化造就了苗绣独特的牛角龙纹样。

二、牛角龙造型的形态分析

从美术学的研究角度出发，苗绣中的牛角龙除了保留着牛角这种通用元素之外，往往也糅合进了鱼、蛇、麒麟等其他动物元素。对屡次出现的这种由多种动物糅合而成的牛角龙，多则4到5种动物相结合，最少也有两三种。在众多的牛角龙刺绣图案中，笔者着重从两方面进行形态学分析。

（一）牛角龙内部多元化的形态构成

头部造型：牛角龙除了顶着高高的牛角外，头部也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如鱼头、水牛头、龙头等（见图1）。



图1：牛角龙头部造型的差异

躯体造型：牛角龙躯体也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如鱼形、麒麟形、蛇形等（见图2）。



图2：牛角龙躯体造型的差异

爪部造型：牛角龙的爪部造型主要有牛蹄、鹰爪和无爪三种形式（见图3）。



图3：牛角龙爪部造型的差异

尾部造型：牛角龙的尾部造型主要有两大风格，经过艺术加工的较为丰富的写实造型和极度简化的夸张造型（见图4）。



图4：牛角龙尾部造型的差异

（二）牛角龙外部多元化的物类搭配

苗绣中的牛角龙除了自身造型的多元渗透外，往

往在龙的周围配以飞鸟、蝴蝶、植物等细小的图案填充,龙身上也常常缠有藤蔓、花叶等,并呈现一种大小相衬、虚实对比、和谐一致的画面效果,这是其造型纹样的又一大特色。

其中,与牛角龙搭配构成画面的动物主要有凤凰(寓意龙凤呈祥,象征夫妻和谐)、蝴蝶(与“胡”同音,与“耄”同音,有长寿的意思;与“福、富”谐音,是福、富的象征;同时受蝴蝶妈妈的影响,将蝴蝶视为其祖先)、蝙蝠(有“福到”之意,也含有长寿的意思)、鱼(具有旺盛的生殖能力,寓意多子多福,是生命的象征)、蟾蜍(渴望多子、长寿的意思)、鸟、乌龟等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苗绣中常有大量变形的人与龙搭配出现在画面中。这里出现的龙都是可以由人驾驭、人为主宰的,常常可见到人骑龙、人驯龙、人戏龙的图案。这种极具田园风味和泥土芳香的苗族龙完全不像汉龙那样凭借凶恶威猛去吓唬人,而是携带着浓郁的生活色彩而成为平民的吉祥物,表现了人民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祝福。

而几何纹、植物纹与云波纹在该地区主要用作配纹,常与动物纹混合搭配,附于主题纹饰的边缘,作装饰或配花(见图5)。



图5:与牛角龙搭配的各种纹样

三、牛角龙造型的艺术手法

郎德上寨刺绣中的牛角龙造型是以牛为中心,配合人、动物、植物、昆虫及抽象线条和几何图案而成的复合纹样。造型题材的广泛性也衍生出了艺术创作手法的多样性,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 突破造型中时间与空间的局限

刺绣属于平面艺术类,对于抽象的思想是无法表现的。加之从事刺绣创作的广大苗族妇女们把握客观事物的能力仍处于自然的、低层次阶段,并不认识科学性很强的构图、解剖、透视及比例等关系,才使得她们会随着表现生活的需要,摆脱自然科学概念的制约,将许多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和不同视向的各种对象描绘刻画在一起,从而开辟出一条更加自由宽广的创作之路。如“姜央驭龙图”中(见图6),姜央跨坐在高大的牛角龙之上,身体直立以正面示人,牛角龙体态敦厚双目圆睁,却又是一副侧身扭头的形象,而跨下的一只鱼摇头摆尾恰似从水面向下观看。这幅图集正视、侧视、俯视于一体进行布列组合,显然是超越了焦点透视的表现限度。然而这种不合理的构图中似乎又存在着一种“合理性”,创作者并非是要刻意改变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而是用淳朴的心灵通过

改造物象和随意组合来追求生活之理和信仰之理,其目的是为了与远古神话传说相吻合,同时也使人大开眼界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体验。



图6:姜央驭龙图



图7:神女驯牛龙

(二) 浪漫主义想象下大胆地互变与夸张

苗族妇女根据本民族的远古神话传说,成功的对各种物象进行艺术表现,在注重物象精神面貌的同时又能运用想象力加以夸张变形和互通形象。也许她们并没有真正弄懂“夸张”和“互变”的道理,只是自然而然地将这些艺术手法与形象上的单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如“神女驯牛龙”中(见图7),画面主要表现了远古人类驯养动物的场面,在牛角龙背脊上站一妇女,其手舞足蹈恰与龙的动态配合默契,就像今天马戏团里的驯兽员。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这种与自然所做的艰苦斗争如果不运用夸张的手法就难以表现出来,我们也就无法体会出苗族那勇敢、泼辣、自由、无羁的性格特征。而刺绣图案中出现的各种特殊的“互变”现象,如蝴蝶变人、人变龙、龙变人、蛇变龙、牛变龙、鱼变龙、蜈蚣变龙等等,可以说是折射了苗族先民与各种动物相互依存、共同与自然斗争的情形,

也是苗族“祖先崇拜”和“万物皆可通变”的神话意识形象化的结果。

四、牛角龙造型的内涵和意义

(一) 苗绣牛角龙承载着当地特有的民族文化、图腾文化和地域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条长河，它汇集了几千年来千流万派的成果和才华，并扎根于本民族原有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苗绣中有数以百千计的牛角龙造型，多为动植物及人物等造型形态的组合与渗透，这是由苗人们“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思维逻辑决定的。它的出现离不开苗族的生产水平、文化素养和生活经验，这种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元素是苗民族审美和认知情绪的承载者，也是本民族礼俗、制度及禁忌的传播者，是外界了解苗族、解读苗族的“活化石”。而民族历史正是附属在这随身的衣物之上，成为了苗族的一种文字符号，是记载民族历史的史书，并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民族文化元素。当然，伴随着苗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大量交流以及苗族经济的对外开放，这种艺术形式正在逐渐摒弃那些陈旧的不合时宜的元素，而逐渐开始吸取并接受一些新时代的成分，这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必将创造出苗族人民的新艺术和新文化。

(二) 苗绣牛角龙展现了苗人心目中的和谐景象

受原始图腾文化的影响，苗人们相信万物有灵，万物有神，信奉灵魂不灭论。“鱼身牛角龙”“龙身牛角龙”“鱼头牛身龙”这些看似怪诞诡秘的艺术形象和奇幻性的造型手法，并不等于生活的真实和自然的真实，不同动物的结构和不同季节的花通过精心设计，居然能协调一致，统一于一幅图案之中。这是苗族妇女以丰富的实物为基础，以想象变异为图形，经过加工归纳，在有限的篇幅里，凝练集中地表现人民心中丰富的艺术感受，这种美的形式往往获得比现实更美的艺术效果。而各种纹样并茂共生的创作手法也表现出苗龙与人、与生灵、与自然之间的友好、平和与依随。与汉龙腾云驾雾、翻江倒海不同的是，众多吉祥的动植物之间的苗龙表现得更加拙雅可爱，充满了质朴的乡野童趣，反映了苗民对自然、对生命和谐的向往，而一幅幅的苗绣图案也正展现了他们心目中

的和谐景象。恰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说的：“这可能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变而为‘龙’。”

(三) 苗绣牛角龙表现了苗人对生命的感悟和热爱

任何一个民族的图腾造型纹样都具有独特的民族寓意性，自然也有其特殊的符号语义性。“苗族人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也有其独到之处，并通过刺绣把对生殖的繁衍崇拜以借喻、隐喻表达出来，让子孙认识到生命的意义。与汉族不同的是，苗族人认为龙代表妇女生殖器，象征人类生命之门，是生殖崇拜的化身和产物。牛则是生命与阳气的象征，表示生命的延续。”而牛角龙这一复合造型出现的意义便是在张扬一种生殖意念。与此同时，富含吉祥寓意的鱼纹、蟾蜍等的搭配使用，更是升华了他们对生命的热爱。而苗绣中的龙形之上总是骑着人（在苗绣中被称为神人）的原因也在此窥见一斑。可见，苗绣中龙与其他物种的互渗性构图，是对龙图腾神秘力量和吉祥寓意的加强，体现了苗族女性朴实素美的想象力和寓情于物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2]徐晓慧.解读苗族图腾的文化内涵[J].艺术与设计(理论),2009(8).
- [3]潘珍珠.多姿多彩的苗族服饰[J].装饰,2003(9).
- [4]李振球,乔晓光.中国民间吉祥艺术[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
- [5]吴正光.郎德上寨的苗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 [6]鲁一妹.从苗族服饰看苗人情结[J].装饰,2003(3).

(本文系2015年重庆市教委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南方丝绸之路川滇段民间美术与欧亚文化交融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SKG238)

(作者单位: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周娟